

♥一九五一年拍攝成電影 ● 榮獲奧斯卡五項金像獎  
♥一九五一年榮獲威尼斯影展特別獎、最佳女主角獎  
♥一九五一年榮獲影評人協會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三項大獎

# 慾望街車

- 本書電影由馬龍白蘭度飾妹夫史坦利
- 本書電影由金亨特飾妹妹絲特拉
- 本書電影由費雯麗飾姊姊卜蘭姬
- ♥ 一個濃厚悲劇色彩的故事

深刻描寫一位曾經年輕、美麗，愛與被愛。

如今卻成為自憐自艾兼具神經質的女郎，動人心路歷程。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Tennessee Williams**



原著 ■ 田納西·威廉斯 / 印行 ■ 逸群圖書有限公司

# 慾望街車

- 本書電影由馬龍白蘭度飾妹夫史坦利。
- 本書電影由金亨特飾妹妹絲特拉。
- 本書電影由費雯麗飾姊姊卜蘭姬。
- 一九五一年拍攝成電影，榮獲威尼斯影展特別獎、最佳女主角獎。
- 榮獲紐約影評人協會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三項大獎。

印行 ■ 逸群圖書有限公司



---

# 目 錄

|     |            |     |
|-----|------------|-----|
| 第一幕 | 投靠·····    | 七   |
| 第二幕 | 衝突·····    | 三五  |
| 第三幕 | 撲克牌風波····· | 五三  |
| 第四幕 | 尋求突破·····  | 七七  |
| 第五幕 | 玫瑰騎士·····  | 九三  |
| 第六幕 | 愛的隱私·····  | 一〇九 |
| 第七幕 | 謊言·····    | 一二七 |
| 第八幕 | 生日禮物·····  | 一四一 |

---

---

|      |           |     |
|------|-----------|-----|
| 第九幕  | 幸福破滅····· | 一五三 |
| 第十幕  | 雨打殘花····· | 一六七 |
| 第十一幕 | 毀滅之路····· | 一八一 |

---

# 譯序

「慾望街車」是描寫女主角卜蘭姬搭乘一輛名為「慾望」的電車去投靠妹妹絲特拉，因而展開一連串的風波，而至最後走上了毀滅之路——被送往精神病院。本劇所呈現的是濃厚悲劇色彩，女主角是位年華已逝而兼具自憐自許的神經質人物，但是在內心她曾有過幻夢無數，因為她曾經年輕美麗，也曾愛過，然而從嫁給了一位同性戀的男孩之後，她就走向失敗的路途，因此使她表現了雙重性格的明顯性；當她在妹夫家結識了誠懇樸實的男主人馬奇，後已論及婚嫁，卻被妹夫史坦利揭開其隱私，而一再遭遇幸福破滅，最後還被他強姦，淪落精神錯失，可謂令人悲嘆不已。

本書是美國名劇作家田納西·威廉斯的作品，他的作品，拍成電影的有：朱門巧婦(Cat on a Hot Tin Roof)、夏日煙雲(Summer And Smoke)、玫瑰夢(The Rose Tattoo)、夏日癡魂

(Suddenly Last Summer)、玻璃動物園(The Glass Menagerie)、春濃滿樓情癡狂(Sweet Bird of Youth)等十餘部巨著。

本書拍攝成電影以後，獲得一九五一年威尼斯影展特別獎與最佳女主角獎，紐約影評人協會則頒贈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等三項獎。這是一部值得您細細品味的劇作！

# 第一幕 投靠

面臨紐奧良市內的L & M鐵路和密西西比河之間，在一條名爲「極樂」馬路的某一個十字路口上，有一棟二層樓的建築物。這一帶雖然是貧民區，但卻不同於美國其他都市的貧民區。雖然脫除不了卑俗、簡陋，可是，卻具有一股獨特的魅力。附近大都是塗著白漆的木造房子，由於歲月的摧殘與風雨的侵蝕，斑駁的古漆，已褪變爲灰色。宛若病骨支離老人般的樓梯，沈重而又慵懶地附在房子的外側，連接了上下二戶的入口。

※

※

※

※

五月的黃昏。在灰白色建築物的四周，滿天都是醬紅色的譎幻。微風吹著闊葉，空氣中飄浮著一種茫然而又清醒的詩情，爲頹廢的氣氛裏，添加了一份優雅。河岸倉庫那邊，飄來了香蕉與

咖啡的淡淡清香，其香氣氤氳，遠近浮漾。密西西比河的褐色水面，凝結了濃濃的溫暖氣息，彷彿能直接由肌膚感觸到。

在十字路口轉角的酒吧，流瀉出黑人樂隊所演奏的音樂，爲這地方，釀造出獨特的氣氛。在紐奧良市，尤其是這地方散步時，一定可以聽到由黑色手指所彈奏的廉價鋼琴聲。幽幽的「普魯士鋼琴曲」，讓人禁不住想捕捉那絲絲飛升的舊夢。

斑剝的樓梯上，坐了二名白人與黑人的女子。白人女子名叫尤妮絲，住在這房子的二樓；黑人女子是她的鄰居。紐奧良市內人種混雜，不過，彼此的氣氛卻也十分和樂。

「普魯士鋼琴曲」的旋律，並未被熙來攘往的行人喧嘩聲所淹沒。

（此時，從十字路口走來了二個穿著工作服的男人。史坦利·考瓦斯基與馬奇，年齡都在二十八、三十歲左右。史坦利的臂彎裏挽著一件打保齡球用的上衣，另一隻手上則拎著一個滲出血液的小包。走到樓梯處時，二個人停下了腳步。）

史坦利（大聲喊叫）喂！絲特拉，喂！

（絲特拉聞聲而出現在樓梯口。她是一個年約二十五歲，舉止高雅的女性。一眼就能看

出她的成長環境與史坦利不同。）

絲特拉（平靜地）用不著那麼大聲，我可以聽得見。你好，馬奇。

史坦利 來！接住。

絲特拉 嘿！這是什麼東西啊？

史坦利 是牛肉！

（他把手上的包裹，朝著絲特拉扔過去。雖然大聲喊著「不行，不行！」但是，仍勉強接住的絲特拉，禁不住笑了出來。史坦利和馬奇繞過十字路口，很快地消失了縱影。）

絲特拉（從後面大聲喊叫）史坦利，你要去哪裏？

史坦利 我們要去打保齡球。

絲特拉 我可以去看嗎？

史坦利 要看就快點來。（退場）

絲特拉 我馬上就去。（對著身邊的白人女子說）妳好，尤妮絲。

尤妮絲 哦！妳好。待會兒妳去的時候，順便告訴我家的史蒂夫買點兒食品回來。妳跟他說，如果空著雙手回來，我們可要喝西北風了。

（三個女人同時笑了出來，其中黑人女子一直咯咯地笑個不停。絲特拉便走了出去。）  
黑人女子 那男人丟上來的小包，到底是什麼東西啊？（她從階梯上站起來，更大聲地笑著。）

尤妮絲 好了，好了，不要再笑了，吵死人！

黑人女子 接住？到底要接住什麼呢？

（她仍然絮聒不休地笑著。手提旅行箱的卜蘭姬，經過了十字路口走過來。她看了手上的紙條，然後，再看看這棟房子。接著，再次在注視手中的紙條與眼前房子。倏地，她露出懷疑自己眼睛般地錯愕表情。她穿著與這一帶十分不協調的服裝。白色的套裝裏面，是一件裝飾有蕾絲花邊的襯衫；白帽子與白手套；另外還佩戴了珍珠項鍊與耳環。給人一一種參加完夏天的茶會或鷄尾酒會，回到了郊外的高級住宅區的感覺。她看起來比絲特拉大五歲，具有一種無法暴露於烈日下的脆弱美。在白色裝扮下的纖細動作，不禁讓人聯想到投入火中的飛蛾。）

尤妮絲 （停了一會兒）怎麼了？妳是否迷了路？

卜蘭姬 （在女人味十足的氣質裏，添加了一種歇斯底里的幽默）他們告訴我，搭上「慾望街車」，再換一輛名為「墓地」的公車，然後，在第六個十字路口——「極樂」站下車。

尤妮絲 妳現在所站的位置就是了。

卜蘭姬 「極樂」？

尤妮絲 這裏就是「極樂」。

卜蘭姬 告訴我的人，一定不知道我在尋找第幾號的房子。

尤妮絲 妳在找第幾號的房子？

（卜蘭姬無精打采地注視手中的紙條。）

卜蘭姬 是六百三十二號。

尤妮絲 那麼，妳不需要再找了。

卜蘭姬 （好像十分困惑般）我是在找我妹妹——絲特拉·杜柏——不，現在應該稱爲絲特拉·

考瓦斯夫人了。

尤妮絲 沒錯啊！不過，她現在不在。

卜蘭姬 就是這——這家——就是我妹妹的家嗎？

尤妮絲 妳妹妹住樓下，我住樓上。

卜蘭姬 噢！我妹妹不在嗎？

尤妮絲 在十字路口轉彎處，不是有家保齡球館嗎？

卜蘭姬 嗯！我剛才有看到。

尤妮絲 對，她就在那裏看她先生打球。我替妳看著行李，妳去找她怎麼樣？

卜蘭姬 哦！不用了。

黑人女子 我去告訴她妳來找她。

卜蘭姬 謝謝妳。

黑人女子 沒什麼。(退場)

尤妮絲 他們好像不知道妳要來這兒。

卜蘭姬 嗯！他們不知道我今晚就會到——

尤妮絲 進來吧！進來休息等到他們回來。

卜蘭姬 妳說進去？怎麼進去呢？

尤妮絲 我就是房東。所以，我可以讓妳進去。

(她站起身，替卜蘭姬打開樓下的門。夕照低迷，藍白色的燈光，從小小疏落的窗戶裏洩出來。卜蘭姬稍微猶豫了一會兒，然後，跟著尤妮絲進入屋內。)

(四周雖然有點兒昏暗，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二個房間。進來時所經過的房間，本來是廚房，如今放置著一張將供卜蘭姬使用的摺牀。接著就是臥室；臥室裏有一扇進入浴室的窄小門扉。)

尤妮絲 (發覺到卜蘭姬異樣的臉色。於是，像是在辯解般地說) 現在有點兒零亂，但是，如果好好整理的話，還是相當理想的住家呢！

卜蘭姬 是嗎？

尤妮絲 是啊！這麼說，妳就是絲特拉的姐姐囉！

卜蘭姬 嗯！(好像希望對方能快點離開房間) 真是太謝謝妳了。

尤妮絲 波努拉達。這就是墨西哥人所說的——「不用客氣」。波努拉達！我已經從絲特拉那兒，聽到有關於你的事。

卜蘭姬 噢？

尤妮絲 我記得她告訴我，你在當老師。

卜蘭姬 嗯，對！

尤妮絲 還有，她說妳是出生於密西西比州，是不是？

卜蘭姬 嗯！

尤妮絲 我也看過妳們家的照片。哇！實在是很大的農場。

卜蘭姬 妳是說……

尤妮絲 是相當大的宅邸，還有很多純白的圓柱。

卜蘭姬 對……

尤妮絲 那麼大的房子，打掃起來一定很累。

卜蘭姬 嗯，對不起。我現在累得快要倒下來了。

尤妮絲 來，不用客氣，快坐下。

卜蘭姬 對不起，我實在很想一個人休息一下。

尤妮絲 哦！那麼，我就回去了。

卜蘭姬

對不起，我說話如此無禮，可是——

尤妮絲

我也該去保齡球館催史蒂夫回家了。（說完，從門口走了出去。）

（卜蘭姬像個精疲力竭的拳師般，跌坐在椅子裏。好像有點寒意般地稍微聳起肩膀。握住皮包的雙手，放在緊緊靠攏的雙腿上，全身則神經質地僵硬著。過了一會兒，空洞的眼神消失，卜蘭姬開始四下逡巡。忽然，遠方傳來尖銳的貓叫聲，嚇得她屏住了氣息。須臾，在半開著的櫥櫃裏，發現了某種東西，她興奮地霍然站起，從櫥櫃裏拿出了一瓶威士忌酒，倒了大半杯，一口飲盡。她把酒瓶放回原位，同時在疏理臺洗好酒杯，然後回到原處，面對著桌子坐下。）

卜蘭姬

（自言自語）我必須堅強一點兒！

（絲特拉轉過十字路口，疾步而行，推開了樓下的門扉。）

絲特拉

（神情極為愉快地喊叫）卜蘭姬！

（二個人楞在那兒，注視著對方的臉好一會兒。不久，卜蘭姬站起身來，像是發狂般地大聲喊叫，衝到絲特拉的身邊。）

卜蘭姬

絲特拉，絲特拉，絲特拉，絲特拉！是星星的小絲特拉（絲特拉是拉丁語「星星」之意）！

（好像要防止對方有思考的時間般，卜蘭姬用一種異常的高興口氣嚷道。二個人互相緊

緊擁抱住對方。」

卜蘭姬

來，過來，讓我好好的看看妳。可是，妳不必看我，絲特拉，不行，不行，現在不行。在我洗完澡休息之前，絕不能看我。還有，快把屋頂上的電燈關掉！替我關掉吧！我不願在這殘酷的光綫下被妳看到！（絲特拉笑著，聽從姐姐的話。）來！到這裏來，可愛的絲特拉！星星的絲特拉！（再次擁抱對方）我以為不管等到什麼時候，妳都不會回來了。妳就住在這麼破舊的家？啊！我怎麼說這種話！我並不想這麼說的呀！我應該溫柔地，像是要安慰般地说——這是一個多麼方便的地方啊！——呵！呵！呵！呵！真是的，妳連一句話都還沒有說呢！

絲特拉

是姐姐不給我說話的機會呀！（雖然笑著說，但是卻用一種不放心的眼神瞥了姐姐一眼。）

卜蘭姬

那麼，現在輪到妳了。打開妳可愛的小嘴告訴我。哎！我去找些酒來，在這個家裏一定有酒！噢！到底在哪裏呢？喏，妳看，我找到了！終於被我發現了！

（卜蘭姬走近櫥櫃，拿起方才喝過的威士忌酒，想把它取出來。可是，一陣沒來由的喘氣，她的全身不停地顫抖，手中的酒瓶差點兒掉落。）

絲特拉

（發覺到姐姐的異樣）讓我來替妳倒吧！不知道有什麼可以添加在威士忌裏的東西。哦！對了，冰箱裏好像有瓶可樂。姐姐，妳覺得如何？

卜蘭姬 平常像這麼神經疲勞時，我是不喜歡喝可樂的。噢！在哪裏？——他在哪裏啊？——

絲特拉 妳是說史坦利？他在打保齡球。他很喜歡打保齡球，現在大概正在和別人作淘汰賽——

對了，有蘇打水……

卜蘭姬 水就可以了！哎！放心，妳的姐姐沒有變成一個酗酒的女人，只因為車裏很悶熱、擁擠

，弄得我一身是汗與灰塵。來，妳坐下來！然後，讓我聽聽有關這房子的一切，妳到底爲什麼會住在這種房子裏？

絲特拉 卜蘭姬——

卜蘭姬 嗯！我要妳實話實說。我不會違背自己的心意，去說些討好人的話。嘖，嘖，實在是連作夢也想不到——我並非愛倫坡，無法以言語來形容這個家。嘿！那邊一定是「啖屍肉妖鬼所居住的威亞森林」。對，一定是這樣！（笑）

絲特拉 不，姐姐，那裏是L & M鐵路的路綫。

卜蘭姬 方才都是在開玩笑。來，說些真心話吧！妳爲何沒有提起？爲何不在信上告訴我？妳爲什麼不通知我呢？

絲特拉 （替自己也倒了一杯威士忌。很小心地。）妳是要我通知妳什麼？

卜蘭姬 通知什麼？通知我妳現在所過的這種生活方式。來，快告訴我。

絲特拉 妳是否太過於神經質了？這房子並沒有妳所說的那麼糟；真的，紐奧良市與其他都市不